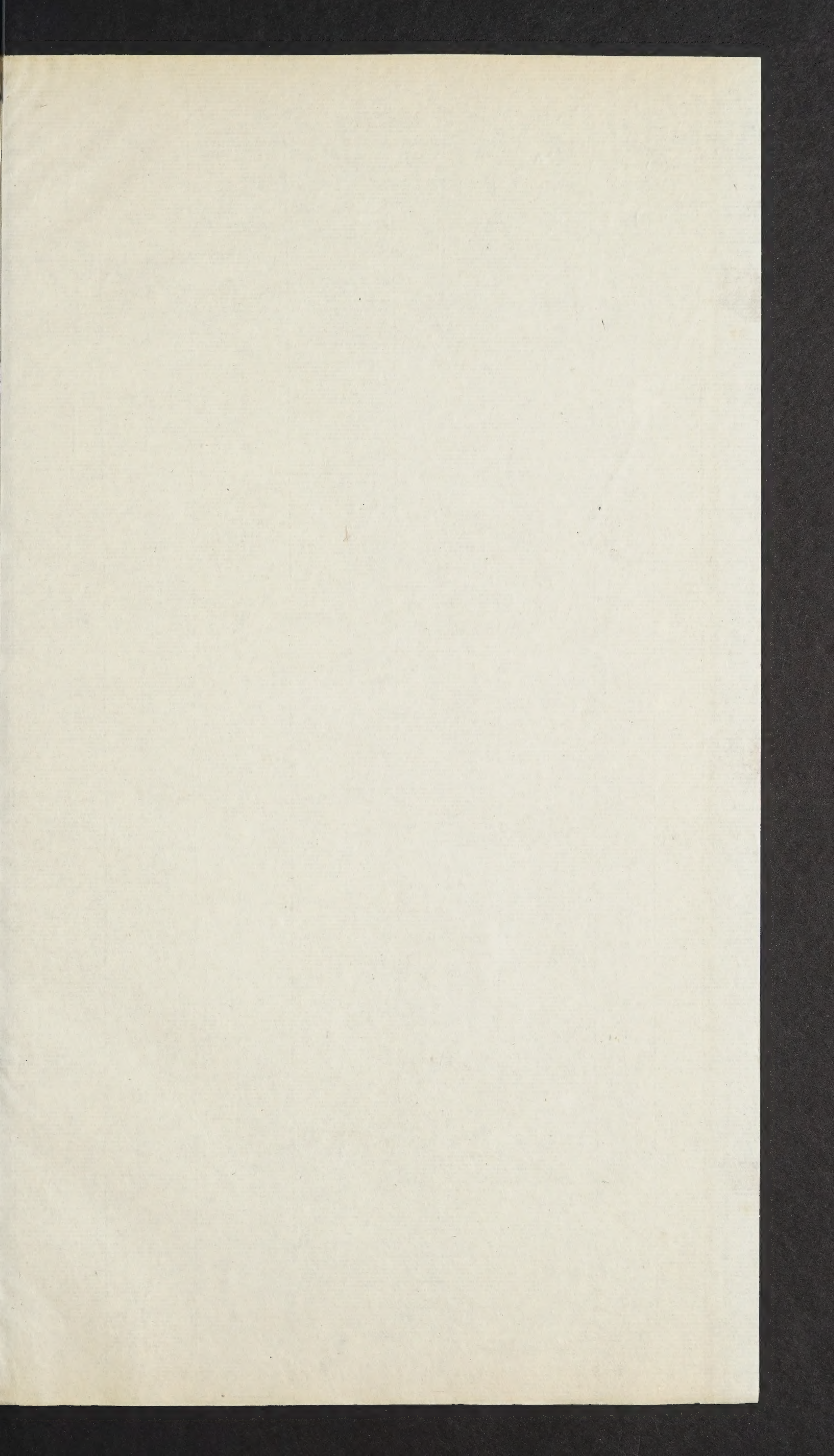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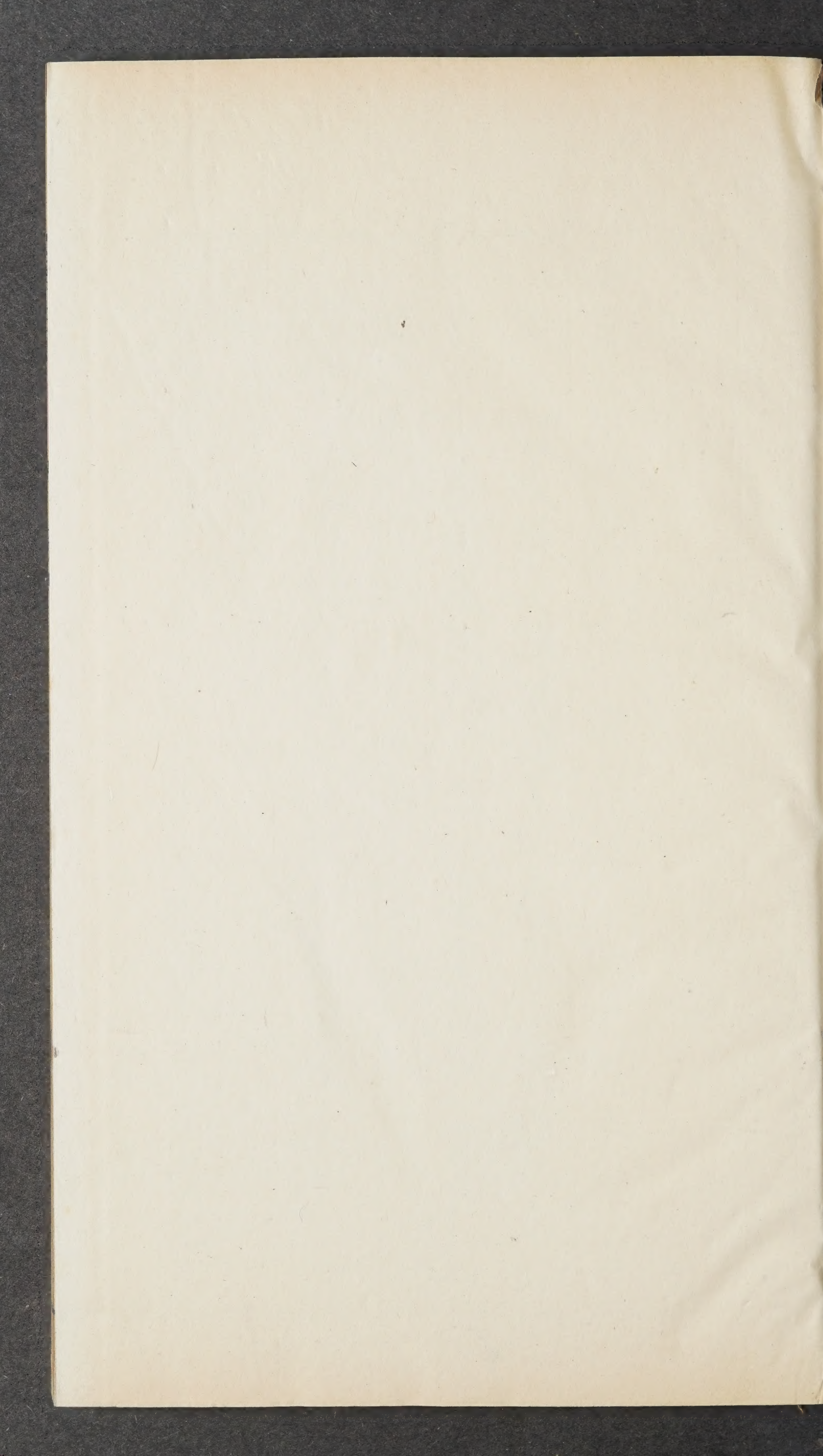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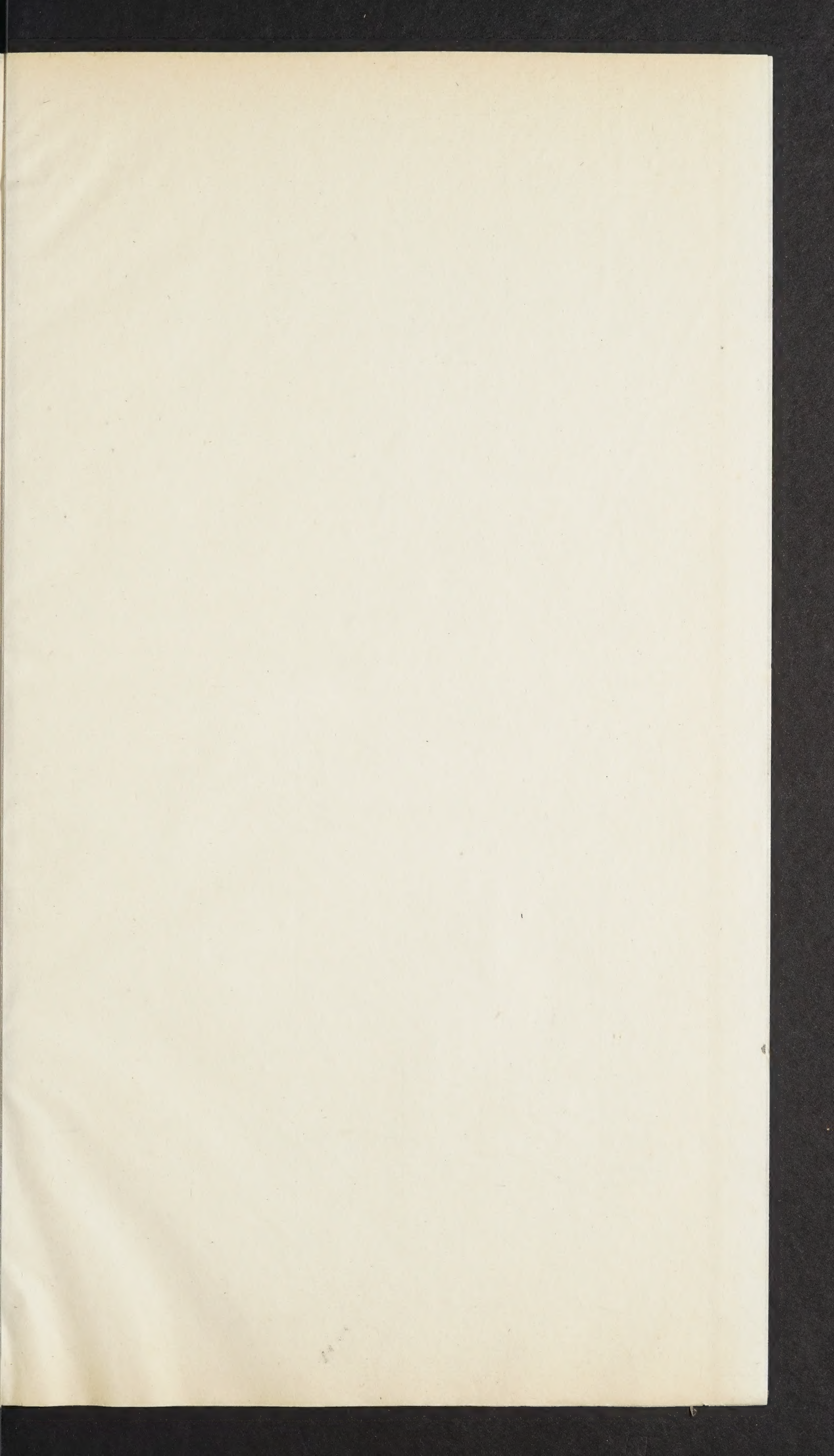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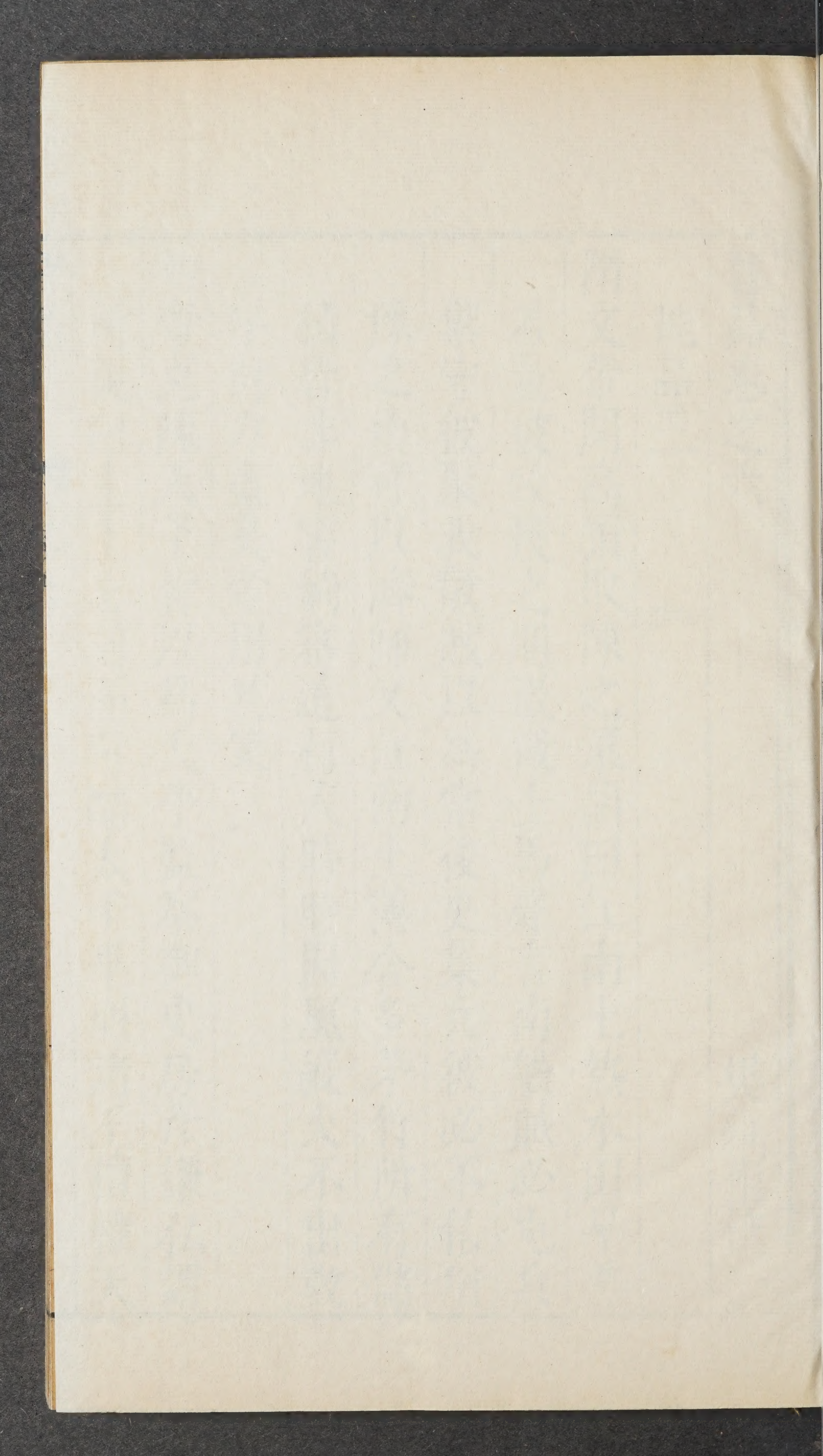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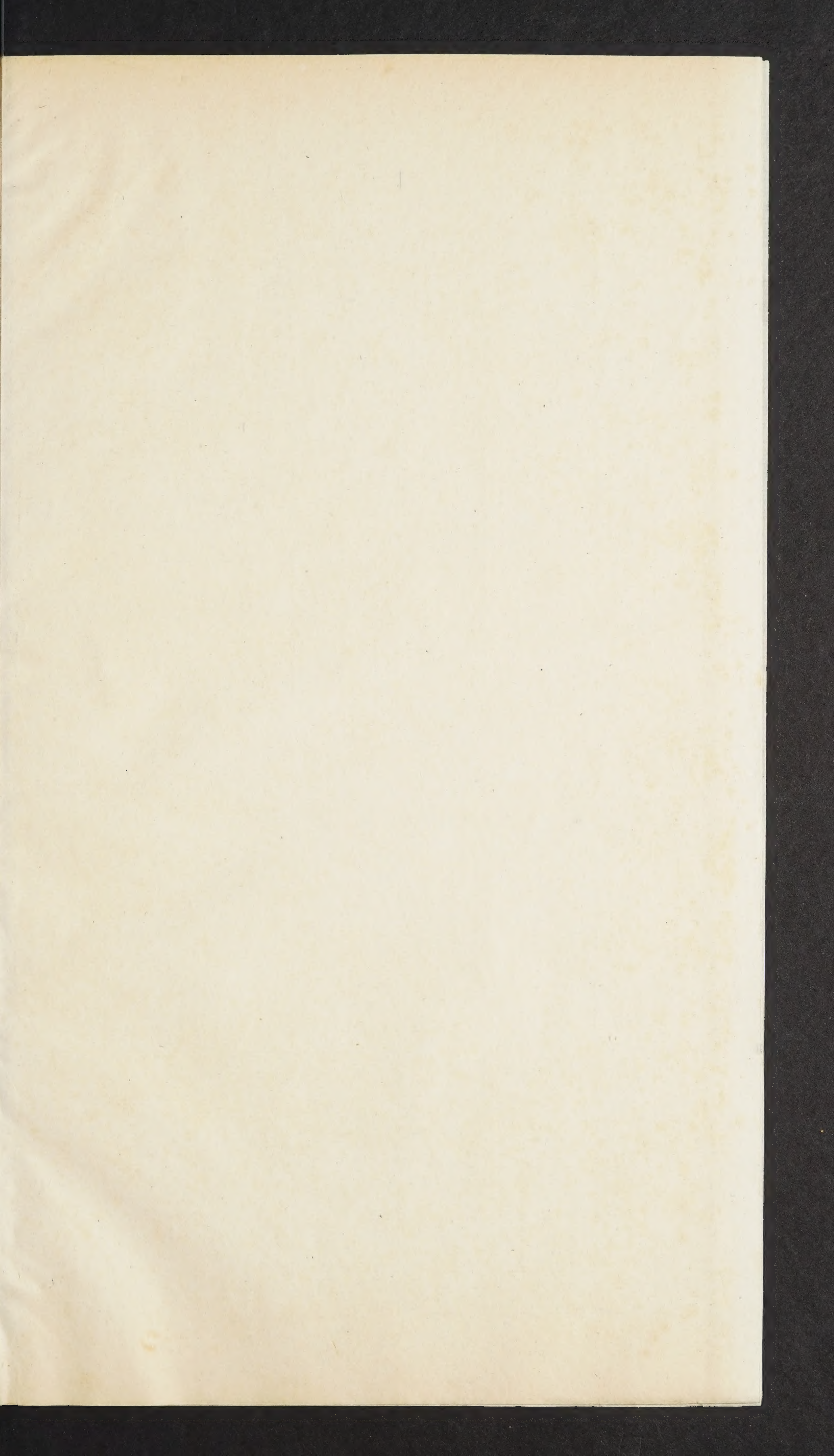












智品卷之六　　　　樊維甫校

能品三

隋文帝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土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倘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

初帝克陳天下皆以爲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

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言今雖承平其亡
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閲人多
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見杜如晦謂曰
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文帝遣長孫晟慰諭染干單于許尚公主十七年玷
厥染干來逆女復遣晟以宗女封安義公主妻之
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處羅候之子雍閭懼
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
染干敗績其兄弟子侄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
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染干收得

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
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
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
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燃何也晟
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
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
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以逼且可投城既入鎮
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帝大喜
長孫晟受隋文帝命說突厥攝圖入貢周所嫁單于

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使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何不敬婦公乎攝圖笑乃拜受詔

楊素爲行軍元帥出營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

李密遣徐世勣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
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
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
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
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
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樊升之曰聖人之兵爲救民而起也故曰抗兵相
加哀者勝矣忠義之兵爲君父而出也故曰明其
爲賊敵乃可服是以五伯迭興無不尊周室者三
分鼎立無不假漢名者次則韓原之役韓簡視師

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赤壁之役周公瑾策敵曰老賊託名漢相其實漢賊然則人心之服不服皆可知也人心不服而以舉事譬猶推舟於陸而逆阪走丸也其誰濟之人心所服無形而威矣故三秦可傳檄而定王陵可折柬而召也昔徐弘客之說楊玄感魏師温之說徐敬業皆明於此也而二子不能從李密不入關而據黎陽也何爲哉無亦二子之志欲先得東南以爲基歟宜其久而衆散也不知無形而威者神也可據者形也不爭於神而爭於形何鄙也宋宗澤岳武穆以韓白之才率

天下之憤勢加於敵如決江河以漂蟻壤乘疾風
以燎鴻毛而爲暗主賊臣所敗惜哉徒使萬世扼
腕而不平也易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夫能得天人之助者可以行師矣又何疑
李密叛史萬寶謂總管盛彥師曰密驍賊也今決策
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
其首卽師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
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
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

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

楊玄感反李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楡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

隋河東通守堯君素堅守其城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君素曰公爲國大臣柰何負國生降爲

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時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

舉世民曰今禾黍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
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
相附内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
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
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
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
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已暮
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
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
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不悲淵乃悟曰軍已

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亦未
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慮
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
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
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
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
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
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
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

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

唐太宗所起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李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掎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

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
惠亮擁强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
指丹陽掩其窠穴丹陽旣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
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祏所自將
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
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
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
鬭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
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
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

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出走禽之江南平

唐太宗曰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

李靖陳圖蕭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

恐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
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
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
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千人
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
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
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
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
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
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

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州牧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

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謂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存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

突厥部將離叛李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疊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

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唐時有僧僞爲佛齒所擊無堅物傳奕曰此必金剛石性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出角叩之即碎

唐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

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爲約畧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

是日也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乃
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酋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
諭其主幷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
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
唐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
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裴行儉爲
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
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
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
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裴行儉散兵還朝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傅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

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
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
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
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
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
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
其魁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
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辨此然破
我家者必此兒
先是貞觀永徽中戰沒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授

其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始縮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傭劣寒傖無鬭志都督劉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畢列道總管詔率兵渡海以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穫節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

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
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削平遼海頒
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乃率新羅百濟
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累封樂城縣男
魏元忠在武后朝值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
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
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於淮陰
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
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

其兵寡易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進擊敬業平之

郭元振事武則天朝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凉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

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
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爾蘭鄯易
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
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
力益强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
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
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
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
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
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

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

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徐敬業反問計於軍師魏師温對曰公旣以太后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温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狄仁傑爲來俊臣所搆捕送至獄於時訊反者一問

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寖弛仁傑乃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絮仁傑子光遠撤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
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
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庭
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
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
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
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
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
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壅

門刼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恇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

竇懷貞爲侍中與中書令蕭至忠崔湜等皆自託於太平公主壬子七月以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開元癸丑七月公主與懷貞至忠岑羲崔湜及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

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
王琚言於帝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荊州長史崔
日用入奏事言於帝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
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
書誰敢不從儻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
矣帝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內給
事高力士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
義斬之懷貞自縊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樓郭元振
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
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太平公主賜死諸

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湜與盧藏用俱坐私侍公
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戲於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
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於大樹下忽
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為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
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
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
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
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預配饗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

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
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
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
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
丹敗績守珪執祿山送京師奏請斬之帝惜其才
赦之張九齡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
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
石勒枉害忠良

王忠嗣本唐名將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

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横長安中郭子儀至滻水西南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其兵盡散京畿遂安

初李國貞治兵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固請見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四月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

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温如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

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
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
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
僊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手止之曰侍中
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
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
龍僊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
中潬西大破之
李光弼圍史思明再戰逐北思明見兵淸河聲度河
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潛還軍唯留牙將雍

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之
刼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
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
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巳去兵無
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
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
即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
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
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
足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

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之兵
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團
練烏合之衆不滿一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
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
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
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
濠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
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
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

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城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為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為溝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峙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壓鬬虜駭走伏趣邀

殺之隻馬無還者

魚朝恩橫甚天子恨之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旰

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陜而

皓為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為帝知帝倚

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

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

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

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折鳳翔

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與抱玉而

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

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温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强辯皓與左右擒而縊之

張巡爲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

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
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
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
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
慚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
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遥謂巡
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
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
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

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
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
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
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
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即克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
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
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
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

乃退還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尹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如吏民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

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矢誤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于城战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侃之功超遷緒州太守

劉晏善治財其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況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

之躍遲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

李抱眞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眞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餽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

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illegible]

抱玉才之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晴源休教泚追逼天子
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
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
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段秀實在馬璘帳下值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欲徙涇
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
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
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警盡當報

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幷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内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

李晟入都城擒朱泚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

令軍中自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狥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侹豎於市表着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腸汙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

李晟進軍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
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

李晟將神策軍與李懷光共事懷光既有異志反奏
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
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
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
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
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
但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
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

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
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
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闢必可擒
矣上從之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驅帥諸將討
之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
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
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
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
深以爲然如是始用兵討蜀威行兩河皆黃裳啓

之也九月崇文拔成都闢奔吐蕃追擒之檻送京
師斬之

武元衡爲盜所害詔金吾有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
者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
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搜捕侍郎許孟
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
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
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即
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
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

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
李愬既擒吳秀琳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
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
在野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傍但見羸卒
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擒
韓愈爲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
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
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既
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
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

卒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
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
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
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
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
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
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
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

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上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
師老財竭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
自往督戰上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
此賊俱生比觀吳元濟表勢甚窘蹙但諸將心不
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
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充淮西招討
使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時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
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

數字言其草制失辭遂罷楚又奏罷監軍中使竟平淮蔡

唐王晙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相鬭死者萬計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敎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

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
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以
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
力秤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
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
敢復叛

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
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
三十萬端疋并助丁將五千脩東都上憂其不遜
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

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裴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有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秪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令亦不須遣使宣尉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

遣丁將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
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
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疋秖是事體不可
獨與范陽秖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
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
二子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常自薦於上稱
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
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
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

與後騎横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使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追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訴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少安式初為京兆少尹多

從前訶者今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詞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于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於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

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宜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黄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璧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渡江東走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

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
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
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
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
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
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
常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
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
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

布帛掌書記高郢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招撫流散輕傜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西川歲賜繒帛三千疋使覘南詔而蠻亦受南詔賂詗成

都虞實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節度衙

自謂威德所致表於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

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

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

南詔亦憑之屢爲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

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峽之南不置鄣候不

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

王泄漏軍事召而斬之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

謂之淘虜有軍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之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

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僎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逥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山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寨如歸市寨不能容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

落無抄暴之患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從事何弘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弘遂作亂殺晏兵曹從事揚倉勒兵戰死弘遂誣晏欲反傳首京師主薄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廣漢主薄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

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爲刺史
張諫爲汴州控鶴指揮使天成丙戌六月詔發諫等
三千人戍瓦橋已出城諫復還作亂焚掠坊市殺
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都指揮使李彥饒爲帥彥饒
曰汝欲吾爲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巳亥
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
數人而已遂執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
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
軍州始定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觔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鄉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飯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

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王承丕爲蜀梓州監押初蜀主以郭延勻判武德軍素不禮於承丕壬子七月奉聖指揮使孫從欽嘗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勻屠其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勻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梁晉戰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晉王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賀環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遊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

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乘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環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

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外結强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緝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

士盜紙錢一㩜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憚

張易昇平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周主嘗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旣捷慨然有

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易不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陳進取之勢以爲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西則擾東備東則擾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强兵制

之宜且以爲後圖周主欣納之

符彥通溆州蠻酋也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强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

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符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于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

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后曰幽州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圖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

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河中李守貞等相次叛漢漢主遣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謂郭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拜威西面招慰安撫使威將行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

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温詞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于威

宋太祖與皇甫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懲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决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巳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宗曰當柰何學

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入
無行者雖脾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
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
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
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
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
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
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紗
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

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其得體
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
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
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
於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
可放歸曹曰船邊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
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宋太宗雍熈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
法帝怒會寇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
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

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
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
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
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
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
肝進呈即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
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聞而哭之良久略
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張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

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乗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反歸功於盧漢贇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

唐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之北援晉則[illegible]集矣至是果爲繁畤兵所敗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葢因前事

有所感發也

曹瑋爲邊將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巳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張詠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

張詠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

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

張詠知成都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過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郎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張詠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

天使公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顔詠曰何以知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

朝

張詠以强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三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訴至府見城中屯

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鄰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

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詾詾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

掌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請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

張詠知崇陽吏有一錢在鬢傍者詰之乃庫中錢令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堦斬其首申府自劾

張忠定公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横不可制詠知之卽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卽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過夜彼澤深與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

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
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即推戶詠先
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
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擿其首斃之少時次子
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與痒復
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
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
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慈寺
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

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
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今又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
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敎及行公出送於郊
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馘首餘黨盡
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寇準曰
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
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
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

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聞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勞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

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

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方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壞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

以寇準爲樞密副使準奏事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至是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樊升之曰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而利於主國之福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敢者何也
求名避罪之心勝也既求名又避罪如自拴其手
自縛其足而求以與人鬬得乎昔韓信之不聽蒯
通也黄甫嵩之不聽閻忠也其得者猶不少也無
足怪也若乃嵩之不聽梁衍之言而几不免於卓
何進不聽曹公之言而且進且退竟喪其元何哉
則豈非顧慮多而交戰深歟卒之身名俱喪爲天
下惜夫天下若可以畏首畏尾僥倖苟且而爲濟
之也當亦無事于明斷君子者之出矣夫明斷君
子所以涉風波之險任天下之禍而不辭者豈好

事哉中流遇風輕帆而速渡則必濟居中而盤桓則必覆嗚呼有宋壇淵之盟使蚤從寇萊公之議也寧獨無蒙古滔天之禍亦安有後來臣虜之辱哉不忍于五日而忍于數百年不忍于彼之割地稱臣而忍於自獻其社稷敢不敢從可知矣故曰機者事之斷也需者事之賊也時乎時乎不再來一敢之不能雖百敢亦無所用之矣噫

真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

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
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
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
宴飲
真宗一夕内出手詔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
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沆何獨無密奏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嘗惡
之豈可效尤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

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贓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

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丁謂頗有才名時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為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餽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

牧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眞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遂渡遂立一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李允則爲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閉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

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
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
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
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
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方巷
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
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
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
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
瘞所焚客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

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捄火狀眞宗
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
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
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
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
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
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
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
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

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
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
即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
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
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

李允則守雄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閒錢起浮屠即
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非
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鄙
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耳謗不能入竟
畢所爲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横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

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
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
罪公又叱從者亦人二十各指揮使罵曰衙官汝
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
乃舍之倉中肅然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
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
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
得與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
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

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烈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旣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處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

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

止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畧使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閙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

受賞率五日輙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烝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陜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

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化夜叢
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卭部川譯人始造
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沈括知延州時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
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
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
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
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
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沈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

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歳得徹扎超乗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歳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

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五方縛素公適徧且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嘿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莞其子諮詠護喪歸父老爲言此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値上

元節令大張燈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御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

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擁遏山岬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先是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陷諸州以狄青提舉廣南督諸軍討之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青曰令不齊兵所以敗乃按曙等以敗亡狀悉斬之諸將股慄既斬曙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前夕次崑崙關黎明諸將環立帳前待

今而青巳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鋭甚青執旗麾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横開合部伍不亂賊大敗走大理死廣南平以青爲樞密使

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巳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韓魏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

爲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仁宗后曹氏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擁帝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

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時
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之定立爲嗣及帝夜
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英
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

文彥博爲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
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
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
博鞫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
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
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

卒就誅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

文彥博爲相值仁宗病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

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

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尋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

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欄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常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祕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入宮門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

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忿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旣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也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皇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

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

韓脩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

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illegible]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顧指卽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曰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入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韓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

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韓琦駐延安日有賊夜至卧内琦起坐問曰誰曰來殺諫議問誰遣汝曰張相公是葢時張元夏國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携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去明日亦不問俄而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納之時范純祐在延安謂琦曰不問爲得體今受其帶墮賊計中矣琦嘆曰非琦所及

英宗疾革韓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

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潁王頊琦曰乞即號宣麻制下即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一云張方平爲學士承旨進筆請書潁王名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爲變黄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
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